

XUEBAI DE XIAJI

# 雪白的夏季

获奖报告文学作品集

李乾之题



公丕才  
◎ 著

王震兵团西进秘事  
雪祭藏北  
五万进疆女兵的婚姻白皮书  
游牧天界  
一条山路和一场战争  
雪白的夏季  
跨越经纬  
红军长征中的隐秘细节  
界河边的女人们

 甘肃民族出版社

公丕才  
◎ 著

# 雪白的夏季

——获奖报告文学作品集

李乾元题

王震兵团西进秘事

雪祭藏北

五万进疆女兵的婚姻白皮书

游牧天界

一条山路和一场战争

雪白的夏季

跨越经纬

红军长征中的隐秘细节

界河边的女人们



甘肃民族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 C I P ) 数据

雪白的夏季 / 公丕才著. —兰州: 甘肃民族出版社,  
2009.1  
ISBN 978-7-5421-1442-6

I. 雪… II. 公… III. 报告文学—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8) 第 201415 号

书 名: 雪白的夏季

作 者: 公丕才 著

责任编辑: 梁宝毓

封面设计: 王林强

出 版: 甘肃民族出版社(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发 行: 甘肃民族出版社发行部(730030 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印 刷: 甘肃新华印刷厂

开 本: 787毫米×1092毫米 1/16 印张: 24.5 插页: 2

字 数: 410千

版 次: 2009年1月第1版 2009年1月第1次印刷

印 数: 1~2 000

书 号: ISBN 978-7-5421-1442-6

定 价: 38.00元

甘肃民族出版社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或无文字现象,可直接与本社联系调换。

邮编:730030 地址:兰州市南滨河东路 520 号 网址:<http://www.gansumz.com>

投资邮箱:[liuxintian@yahoo.com.cn](mailto:liuxintian@yahoo.com.cn)

发行部:葛慧 联系电话:0931-8773271(传真)E-mail:[gsinzgehui3271@tom.com](mailto:gsinzgehui3271@tom.com)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 目 录

王震兵团西进秘事 .....	001
雪祭藏北 .....	036
五万进疆女兵的婚姻白皮书 .....	101
游牧天界 .....	158
一条山路和一场战争 .....	217
雪白的夏季 .....	237
跨越经纬 .....	273
红军长征中的隐秘细节 .....	298
界河边的女人们 .....	340



## 王震兵团西进秘事

1949年，王震将军亲率十万将士进军新疆，沿途留下了许多充满传奇色彩的故事。尽管这段历史已经过去半个多世纪了，但是，由于当时的历史背景和诸多因素的限制，很多情况至今鲜为人知。时值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之际，我沿当年部队进疆路线，再次踏上中国西北最遥远的那片大陆，以个案调查形式，进行数月的采访，首次把这次西进中的几个个案进行公布。

——题前话

### 个案之一：庄翔酒泉秘见王震

“劝君更饮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

在阳关这片古老荒芜的高地上，吟咏王维诗句，找寻历史留在阳关外的印痕……

我两次走近阳关，都是从遥远的西部边陲自西向东靠近它的。

说实话，20多年的边塞军旅生活，西塞倒成了我的故乡，我的妻儿，我的朋友大都在阳关之外。关内的故人反而少得可怜了。

这是2000多年前的阳关吗？现在我们只能把它叫做遗址了。

据史料记载，绵延于阳关内外的这条丝绸之路，起于“张骞凿空”的汉代，经越隋唐后，成为贯通中西的经济、文化大动脉。千百年来，一支支驮队商贩越过陕甘高原，翻过壁立陡峭的乌鞘岭，经过河西千里走廊，到达安西重镇后，或北出玉门或南过阳关，踏上西域通道，开始万里丝路上最艰险的里程。

出玉门关走北道，经哈密吐鲁番南下，过天山，绕行塔克拉玛干西缘，从帕米尔出境，去往地中海沿岸和波斯等地。出阳关者，走南路，经敦煌，



过罗布泊，经且末，达和田，翻越葱岭，南去克什米尔、印度。

当我再次站在古阳关宽厚的关墙大基上，四望苍野，隐约可见蜿蜒于群山戈壁和大漠之间的汉代长城遗迹。高坡之上，隘口之侧，开阔的原野上烽燧、亭楼都在岁月的风雨中剥蚀得星星点点、斑斑驳驳了。

古老的边墙啊，如今虽然断断续续，却依旧伸向遥远的西方，在日光的尽头化作缕缕蜃气飘飘洒洒，令人想起当年“寒驿远如点，边烽互相望”的景象来。

返程的路上，我依旧望着车窗外的阳关遗址和车轮下的丝绸古道。司机小刘在启动车子的同时，也按下了CD唱机的放音键。

琵琶声声，情韵悠长。

行旅中扬起的现代的烟尘和《阳关三叠》古老的乐调，共同弥漫在夕阳下阳关附近的天地之间。忽略了时空之后，一切都显得是那么融洽。

原来，对立和兼容，原本就是一对孪生的姐妹。

脑海里，浮现的依旧是当年王震将军的西行图：

白雪罩祁连  
乌云盖山巅  
草原秋风狂  
凯歌进新疆

风萧萧，路漫漫。当年走过张骞、班超、左宗棠的古丝道上，又走来了二、六军的十万将士……

十万大军西出阳关，只有几百辆汽车，就是不停地转运，也得几年才能全部运进新疆，运抵6700多公里的边防线。何况这几百台破车全是从国民党军手中缴获的“老爷车”。车的型号更是五花八门应有尽有，雪佛兰、老羊毛全都是抗战初期的老车，大道吉则是蒋介石的“夫人外交”换来的“美援”，现在也早已老掉牙了。

当时部队中流传着一首顺口溜来形容这些车的车况：“一去二三里，抛锚四五回，停车六七次，八九十人推。”

若干年后，当时受命进军南疆的二军军长郭鹏回忆说：“那时的车况真是提不成。为了加快部队进疆速度，军委从华北和华东野战军调了1000多辆车支援我们进疆，可三个汽车团真正开到西安的车还不到三分之一，都坏在路



上了。剩下的几百辆，光是从西安转运物资到兰州都忙不过来。进疆的车是我们在酒泉和青海缴获的，总共不到600辆，分到部队，光是拉辐重都不够。先头部队几百辆车，没过天山，就报废了三分之一。为了接第二梯队，又拐回酒泉三分之一，到头来，整个二军几万人就100多部车子。想靠车为人代步，是根本不可能的了。当时，就连抗战胜利后再没留过胡子的王震旅长（359旅的老兵习惯称王震为旅长）都急出胡子，整天为车的事发愁。私下里我们都说，几年没人叫王胡子了，没想到为这车的事，又让老旅长变成了王胡子。

将军还说：“实际上，部队刚刚汇集河西走廊，中央军委尚未下达进疆任务之前，王震就到处搜集车辆了。从兰州到酒泉，好的坏的全部征集，连修带拼，也没凑齐600台。也就是说，全部车辆，不够一个整编师进疆所需……”

当时新疆刚刚宣布和平解放，少数敌对分子又趁我军尚未进疆，到处策动暴乱，制造事端，企图破坏和平起义成果。中央要求部队火速进疆，在1949年冬季全部到达指定位置。部队只有靠双脚去完成进军任务了。

郭鹏、王恩茂率领的二军第一梯队，进入新疆境内后，大部分车辆经修理重新返回哈密至酒泉各站，接运徒步进疆的后续梯队。先头部队只好徒步翻越天山。但是，由于部队一再轻装，衣着单薄，每天都有冻伤、冻亡的消息传到王震的指挥部。

这天，王震司令员听参谋报告进军情况时，没有听到伤亡报告，就问：“今天开进途中，有没有冻伤的？”

参谋胆怯道：“二军六师亡6人，冻伤17人，其余各部未报”。

“混蛋！你去把周水朵给我找来。”

将军拍案骂道：“妈的，给我冻死这么多的人，我要看看他这个军需官是怎么当的，看他有几个脑袋？”

参谋没等他骂完，就赶紧说了声“是！”转身跑了。

将军还在不停地骂着、走着。但是，当他转过身来时，发现参谋刚才站立的地方早就没人了。他这才想起参谋刚才的那个“是”字。

将军的火气似乎一下子平息了许多。谁知等他刚要坐下来时，参谋又在门外喊了一声：“报告。”

将军头也没抬，脱口问道：“周水朵找到了吗？”

门外参谋说：“没有。”



“没有你回来干啥？再找！”将军命令道。

“报告司令员同志，门外有位老乡。不，不知是什么人找您。”参谋依旧在门外说。

“带值班室去，除了周水朵我谁也不见。”将军说。

“可他说非要见您，说有重要事情汇报。”参谋又说。

“是哪路神仙？”将军想了想说：“进来吧！”

参谋这才推开门，让进一位西装革履的知识分子模样的中年人來。

來人望着眼前这位穿着一身破旧军装，袖口上还吊拉着布片的王震，愣了片刻，又问参谋：“他是谁？我要找王震将军亲自禀报才行。”

“哈哈……”将军笑道：“怎么？我长得不像王震？你认识他吗？”

來人愣在那里许久，才轻声道：“我不认识，只是…只是听说他留着很长的胡子。”

“哈哈……”王震又是一阵大笑，参谋赶紧说：“这就是王震司令员。”

“失礼，失礼，还望将军见谅。”來人胆怯地说：“我叫庄翔，是矿冶工程师。国民政府，不，是伪政府，伪政府甘肃煤炭处的。”庄翔说到这里自感失言，头上顿时冒出汗來。

将军示意参谋让座，倒水后才说：“庄工程师找我有何事吗？”

庄翔猛地站起来：“禀告将军，我知道哪里有汽车……”

“么子地方呢？太好了！”将军兴奋地递给庄翔一支香烟，又亲自为他划着火柴。问道：“汽车在么子地方？有多少辆？”

“煤矿。”庄翔简洁答道。

“煤矿？我们派人找过的，一辆也没有呀？”王震半信半疑地问道。

“早在你们的大军到达之前，他们早就转移了，矿上的20多辆车，都是去年才从国军酒泉第八补给处换的新车。”庄翔肯定地说：“车都藏在矿山附近的一条山沟里，我亲眼看见他们开进去的，那条沟再往里就是祁连山，是条死路，肯定在沟里藏着。”

王震十分感激地说：“太好了，谢谢，谢谢你啊，那就麻烦庄工程师带我们去找找……”

“不行。”没等王震说完，庄翔就惊得站起来解释道：“还请将军体谅，我实在不能给你们带路。因为你们已出面找过矿上，他们说没有，如果我带你们去，我今后就……因此，还请将军体谅！”

王震见庄翔十分为难，就说：“庄先生，我理解你的处境。你的爱国行





为，已经令我十分感动了！”

“哪里，还请将军谅解。我还得在那里养家糊口。不如我给你们画张草图，你们自己去找吧。”庄翔又说。

“庄同志，十分感谢了。请！”王震将庄翔让到自己的办公桌前。

庄翔刚刚画好，后勤部长周水朵也就来了。

他一进门就报告说：“司令员，今天除了修好四辆车外，一辆也没找到。”

王震说：“你没找到，我找到了。给！”

将军将图递给周水朵说：“20多台新车，派人去开回来吧。”

“真的？”周水朵惊喜地说。

“还能有假？”王震指着庄翔说：“是这位同志送来的。还不感谢庄工程师。”

“谢谢，太感谢了。明天又可以开出两个团了。”周水朵握着庄翔的手说：“我这就去开回来。”

“找到车后，要办好借用手续，再开回来，我可没让你去抢。”王震见周水朵要走，又叫住他叮嘱道：“把政策给人家讲清楚。相信矿主是会顾全我们进军新疆这个大局的。”

“是！”周水朵给王震敬了个礼说：“坚决完成任务。”

周水朵走后，王震才又想起了什么似地问道：“庄先生与我素不相识，怎么会执意找我的呢？”

庄翔说：“虽说我们从未见过面，但将军在抗战时期转战太行、屯田陕北、南下北返之功绩，早已名扬全国。庄某早已久仰将军大名，只是无缘相见。现在将军又率部一路打下西北，处处高风亮节，部队秋毫无犯，事业如日中天，让我们这些读书人激动和敬佩。今国家成立，天下一统，现在进新疆遇到困难，庄某自然应尽心相助。”

“先生今日之举，让我王胡子落泪了。你为解放新疆立了大功。”没等王震说完，庄翔就说：“庄某不敢言功，只是不想再看到国破山河，受人欺辱。”

正在王震与庄翔谈话间，周水朵已带人在离煤矿不远的的一个山沟里，按图找到那20多辆汽车的踪迹。

惨淡的弦月，给光秃秃的山沟披上了一层迷蒙的月色。一条沟快找到了头，也没见车的影子。周水朵命令兵们分头进入几条很小的岔沟继续寻找。



刚解放（指俘虏后留下来的原国民党军官兵）过来不久的一位姓马的汽车队长，带着几名战士刚走进一条小沟口，就发现前面有片灌木林似的东西。他觉得奇怪，河西的沟壑都是秃秃的，这里怎么会有树，他就深一脚浅一脚地摸了过去，到跟前一看发现确实是树木。他抓住一棵小树一拔，原来是插在土里的树枝子。

他马上让战士们拨开树枝钻了进去。好家伙，原来伪装的树丛后面，全是汽车。

周水朵接到报告，马上召集所有人员来到这条沟里，从一公里多长的伪装树丛下，找出了25辆重型卡车。

车子开回城里，呼啦啦停了半条街。王震看完汽车回来，庄翔已经走了。

将军对周水朵说：“要记住这位工程师，他有恩于我们的部队，是功臣呵，爱国的知识分子……”

第二天，庄翔“送”给王震的25辆新式卡车，就组成了一个汽车连，开上了进军新疆的征途。连长就是第一个发现汽车的马队长。

那个冬季，马连长和他的汽车连，在往返了四趟酒泉至哈密运输任务后，配属二军直属队进军喀什。

11月初，当马队长率领车队首次翻越天山，到达焉耆盆地边缘后，迷路进入博斯腾湖西南岸地区。我军当时大部都在进军途中，尚未接管当地政权。世代游牧在博斯腾湖周围的维吾尔和蒙古族牧民，谁也没见过汽车。当马连长带的7辆辎重车到达一个冬牧场后，当地的少数民族群众，全都出帐相迎，箪食壶浆慰问子弟兵，并给汽车送来了干苜蓿等马草和精饲料。

许多老乡围着车转，不知这7匹“铁马”的嘴在哪里。等马连长他们找到向导返回后，看着老乡热情喂“铁马”的情景，感动得流下了热泪。

马连长谢过老乡之后，说，这些“铁马”（指汽车）只会喝油，不吃草也能走。谁知，不一会儿，许多群众又从家里提来了清油，送给车队，让他们饮饮“铁马”，早日跑到喀什。

一位年轻时去过喀什的老人说：“你们再往南就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了，不让这些‘铁马’吃饱喝足，是到不了喀什的。”



## 个案之二：大批苏军战机秘入中国领空

好在那时候，天上还没有军事卫星，地上也没有先进的远程雷达。否则，这批秘密进入中国西部领空的苏军战机，不知会招来多少“国际间的闲话”，引来多少是非和麻烦……

这是1949年冬天的一个早晨，苏联远东和伊尔库茨克两大空军基地上空，随着三颗绿色信号弹同时升起，40多架由苏联红军战机在阿费宁空军上校率领下，依次升空，在晨雾的掩护下，秘密向中国边境领空飞来……

不久，两批战机全部进入中国西北领空。

此后，他们在中国西北领空自由自在地飞行、起落1500多个架（次），到次年2月2日，才从中国西北边城迪化（今乌鲁木齐）起飞，飞离中国边境，返回苏联伊尔库茨克……

这个庞大的机群，在上个世纪最后的那个冬季频繁起落中国西北的原因和目的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半个多世纪以来，中苏（包括今天的俄罗斯）两国政府和军方，都从未向外界正式公布过这一历史事实。

原来，这是苏联空军根据斯大林元帅命令，派来支援王震兵团进军新疆的专用运输机。

据说，在当年进军新疆的十万大军中，有十分之一的部队，是乘坐这批由苏联红军提供的军用运输机，由甘肃酒泉到达新疆哈密和迪化的。

—

1949年9月6日，我军解放西宁后，根据军委指示，我第一野战军一兵团部队，迅速翻越祁连山，集结于甘肃河西走廊一线，屯兵甘（肃）新（疆）边境，以浩大声势威逼新疆国民党守军起义，促使新疆问题和平解决，同时，我军也全面准备武力解放新疆。

为防止长时间进军造成夜长梦多，党中央在筹备开国的同时，毛泽东、周恩来等人于苏联领导人多次联络，请求苏军能派飞机支援我军进疆。

早在西宁解放后的第四天，毛泽东主席就电告彭德怀副总司令：

“王震一兵团要集中精力，争取11月中旬，由玉门向新疆进军



……我们和友方（指苏军）协定，业已大体商好。他们将帮助我们建立新、甘、陕三区间的运输，毫无问题。30架运输机估计可以办到。

9月26日，中央军委再次电告西北的彭德怀、习仲勋等人：

“（中央）正在为你们交涉争取30至50架运输机。”

三天后，彭总复电王震：

“军委已与友方（苏军）达成协议，他们将派40架运输机近日将进入我国。主要协助空运哈密、迪化、伊犁等地先头部队……”

几天后，中央军委派刘善本带领三架缴获的国民党军飞机，从北平西郊机场起飞，经西安、兰州，安全到达酒泉，进行试航。

刘善本，是我人民空军最早的飞行员之一。

1946年蒋介石向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的当天，国民党上尉飞行员刘善本毅然驾机起义，飞抵延安。从此，我军第一次拥有了自己的飞机。

刘善本的这次试航，为苏联空军运输部队进入我西北空域摸清了气象等方面的资料。

10月3日，他们又从酒泉至哈密再至迪化（今乌鲁木齐），先后进行了几次试飞，并对三个场站的地面设施进行了全面检查。同时，彭总还命令王震：“以一兵团司令部为主，组成了空运指挥机构，并在哈密、迪化二地设立空运指挥所。”

10月上旬，刘善本机组试航任务圆满结束。

刘善本率机飞回西安，等待苏联空军运输部队。

## 二

空运进疆，这对于靠着两条腿打下整个大西北，追过敌人汽车轮子的一兵团官兵来说，坐飞机进疆，是做梦也没想到的好事。

长期转战陕北、华北和大西北的这支英雄部队，跟飞机打过无数次的交道，受过敌机多少次轰炸、扫射，又打下过多少飞机，占领过多少机场，可



坐飞机还是大姑娘上轿——头一回。

据说，当时整个第一兵团进疆部队中，除了政委徐立清坐过飞机外，连王胡子都是头一回。为此，参加空运进疆的部队，专门进行了一周的空运乘机教育训练。活动中部队从上到下大讲共产主义、国际主义，介绍苏联及其社会主义阵营的大好形势，宣传苏联共产党，苏联红军、苏联人民，以及斯大林元帅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共产党的关心支持，展望将来中国的发展。但是，由于多数干部对飞机有神秘感，不少单位在宣传中，对如何制造飞机、乘坐飞机都讲走了样。

六军49团一位姓纪的指导员，在给部队讲安全乘机时，靠自己对飞机的想象，讲了一堂当时被政治机关认为“十分生动的思想教育课。”

他说：“苏联是社会主义国家，社会主义国家都有很多的飞机。造飞机在社会主义国家，比造汽车、大炮还快，还简单。因为没有资本家、没有地主了，工人都是给自己干的，一天怎么也能造出几百架飞机来。现在新中国成立了，我们也是社会主义国家了。请同志们相信，要不了几年，咱们一个连，就可以配它好几架。到那时候别说是进新疆，就是进西藏、进台湾，也就是‘鸣’的一下，一袋烟的空儿就到了……”

据许多老同志回忆，这位指导员在说到部队乘坐飞机应注意的事项时，讲的更为精彩：“坐飞机也没什么神秘的。没吃过猪肉还没见过猪走吗？飞机不就是带翅膀的汽车吗？我们打宝鸡的时候，我们连还从国民党的机场上缴获了好几架。虽然我自己没坐过飞机，但是它和坐汽车也差不多。不过我想坐飞机的前一天，你就不能吃饭了或只能吃一点点，要不等上了天，你到哪里拉屎撒尿去？它又不是汽车，停在路边等你拉。在天上飞机停不住，落下来没机场也不行。还有，坐在飞机上，你就不能把头 and 手伸出窗子，更不能伸着腿，万一飞机贴着树、贴着山，那还不把你的腿给挂断了……”

这位指导员不仅课讲得“精彩”，而且演练登机程序时，更有“发明创造”。他每天早晨带着部队去酒泉机场演练登机。没有飞机，他就利用跑道边上一堵土墙模拟飞机，训练上下，以及机上应注意的“不伸头、伸手、伸脚”等等。他的这一“创造”，还被师里推广，各单位每天都到机场，观看他们连的演示。

实际上，这种“爬墙头”训练，在兵团机关和六军十七师等部队，整整进行一个星期。足可以看出各部队对这次空运的重视程度了。

10月6日，原国民党新疆警备司令陶峙岳将军和部分起义将领，乘机到达



酒泉，向彭德怀副总司令员报告新疆起义部队情况，协商人民解放军进疆及起义部队整编问题。有一天，一位起义将军从酒泉机场搭机返回迪化，看到许多部队都在练习“爬墙头”，就问前来送行的第一兵团民运部长冯达：“贵军兄弟们在干什么？”

冯达说：“正在训练如何上下飞机，准备空运进疆。”

那位起义将领听后，笑得前仰后合说：“请冯部长登机看看，不需要如此演练的，只要组织好就行了。”

冯达赶紧找人请来了正在机场组织训练的十七师政委关盛志，一起登上飞机参观了一番，而且还画了一张座位图和机舱简易图。随后，部队的“爬墙头”训练才告结束。

事后，王震将军在一次干部会议上说：“……上飞机让我们练，我们练成了‘爬墙头’，土包子开洋荤，结果闹了笑话。没文化不行呀，要不连飞机都不会坐。现在打完了仗，部队除了守卫边防，就是生产建设。好好学文化吧，咱们不能再土下去了。不过，你们十七师发明‘爬墙头’的那位指导员，还是很敢想的，没准儿将来他真可以造飞机，但是，目前还是要先学会怎么坐飞机……”

部队进疆后，王震将军在筹建新疆十月拖拉机厂时，果然又想起了十七师那位纪姓指导员。一纸调令，指导员走马上任，成了新疆十月拖拉机厂最早的创始人之一。

当然，这是后话。当我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成立五十周年前夕，我找到十月厂采访这位姓纪的老人时，他却于上个世纪的最后一个冬天，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厂工会干事小刘热情接待了我。他说，纪老生前，曾担任过十月厂的技术副厂长和技术革新领导小组组长等职，主持并参与过多种型号的拖拉机设计定型工作，是我们厂的元老。

### 三

1949年10月19日8时，当阿费宁空军上校率领的15架飞机，从迪化机场起飞后。彭德怀副总司令员在王震将军等第一兵团首长陪同下，从驻地驱车前往酒泉机场，迎接苏联空军援华运输部队。

机场上，人头攒动，红旗飘扬，静静地等待着苏联空军运输机群的出现。



.....

彭总到达机场30分钟后，长城尽头嘉峪关附近碧蓝的天空上，传来飞机引擎声。不一会儿，在我军飞行员刘善本驾驶的飞机引导下，苏联空军上校阿费宁率领的第一批次15架伊尔型运输机，全部安全降落在酒泉机场。随后，苏联空军中校古布拉克率领的第二编队、第三编队也相继到达酒泉机场。

彭德怀副总司令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人民政府和中国人民解放军，在机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并转达了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对苏军支援我军进疆的全体同志的问候，以及对苏共中央、苏联人民和斯大林元帅的感谢。

当晚，酒泉军民又在第一兵团机关驻地，举行盛大联欢晚会，感谢苏联空军，对人民解放军进疆部队的无私支援。

苏联空军援华的40架飞机全都到达酒泉后，于10月20日上午，阿费宁上校就带领3架飞机，在我军刘善本机组配合下，投入试航工作。六军十七师师长程悦长、政委关盛志，随同试航机组分别先期到达哈密、迪化，并在两地建立空运指挥所。

人民解放军历史上第一次最大规模的空运，即将拉开序幕。但是，由于航油紧缺，整个新疆当时只有航油一千多加仑，而酒泉国民党军留下的也只有七百加仑。大部分飞机一时难以投入运送部队。

王震将军闻讯后，当即决定从正在运送进疆部队的汽车中，抽调一百台车况最好的兵车，每车配备两名司机，昼夜不停从中苏边境的新疆伊犁霍尔果斯等边境口岸，向迪化、哈密和酒泉三地，紧急运送苏联政府支援的航空汽油。

10月29日，中央军委正式批准王震将军的空运计划。

至此，我军历史上第一次最大规模的兵员空运工作，在苏联空军的支援下，准备工作全部就绪。

#### 四

11月4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六军司令部副参谋长谢正浩，亲率49团一部，首批登机，从酒泉飞赴哈密。

次日，六军先遣营全营官兵飞抵迪化，配合先期到达迪化的战车团500余人，正式接管迪化城防及重要目标。





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司令员兼第一野战军司令员彭德怀、第一兵团司令员王震、政委徐立清，亲率一兵团指挥机关，由酒泉飞抵迪化。同日，我第一兵团指挥机关，正式行使对新疆“9·25”起义部队指挥权。

新疆省政府主席包尔汗（即国民党新疆省最后一任省主席，中共第一任新疆省省主席）和陶峙岳将军，率各族军民数万人，出城迎接彭德怀、王震和一兵团指挥机关进驻迪化。

说来也巧，11月5日，第一架飞机从酒泉起飞后，六军副参谋长谢正浩发现，和他乘坐这架飞机一起飞往哈密的20人中，就有发明“爬墙头”的那位纪姓指导员。

飞机起飞后，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一脸紧张和恐慌，每个人的手都紧紧地抓着头上的吊环，另一只手则紧紧地搂着怀里那被视为第二生命的钢枪。20多个人，相互对视着，谁也不说一句话。

许多人的头上都紧张出了汗，还是直挺挺地一动不动。偶尔有人换个姿势或移动一下脚尖，纪指导员一声咳嗽，兵们便立马恢复了先前的坐姿。

谢正浩感到这样的行军，比徒步更难受。多年后，谢正浩说：“我感觉机舱里的空气，让他们绷得随时都有爆炸的可能。”

谢正浩想缓和一下气氛，把空中的行军变得轻松一点，就站起身来，和坐在纪指导员边上的一位老兵换了个位置。

谢正浩坐下来时，纪指导员绷得更紧了。谢正浩就问他：“上飞机前，部队早上吃饭没有？”

“吃了，但都没敢吃饱，怕天上解手不方便”。纪指导员知道谢正浩在和他开玩笑，但还是一板一眼地回答：“再说，上级一再要求轻装，除轻武器和背包外，其余全部辎重留下。我想每人少喝一碗水，少吃一个馍，一个连就可以减下几百斤来，飞机就轻快了。”

“对，轻快，轻快。轻了就快。”谢正浩附和着说：“看来咱们今天，可以早到一会儿了。”

实际上，机上20多人在纪指导员的模范带头下，早饭每人都只喝了小半碗稀面糊糊，现在早已饥肠辘辘了。

三小时的空中航程，并没有因纪指导员他们的“轻装”而缩短，反而因强气流等原因，推迟了半个多小时才降落在哈密机场。

就这样，全连20多人一直到下午赶到驻地，才吃上第二顿饭，硬是靠半碗面糊糊支撑了8个多小时。





据说，那天晚饭，纪指导员一人就吃了4碗面条，5个馍馍……

后来，多亏谢正浩将纪指导员的“轻装”法，及时通知了酒泉的后续部队，更多空运进疆的官兵才没尝到空中饥肠辘辘的滋味。

## 五

和纪指导员相比，郭鹏、王恩茂所率二军政治部干事张明儒更没想到等他跟后续部队，徒步进军到新疆哈密后，竟连续坐了两趟飞机，而且从迪化返回时，还享受了一次专机待遇。

新中国成立后，张明儒从进疆时的一位普通干事，成长为新疆军区少将副政委。乘坐飞机的机会比当年骑马的机会都多。国内航线上各式各样的机型几乎全都坐过，军用机场上也多次出现过他乘坐专机的身影。但是，当年他急匆匆赶到哈密机场，搭乘苏军运输机去迪化领取部队教育材料时，还是生平第一次这么近距离地看见飞机。

当时，张明儒所在的二军机关和先头部队正在进军南疆的途中。张明儒到达哈密时，正赶上王震将军命令各部队边行进边进行民族政策教育。二军后续部队的教育材料，又被先期进疆的军机关带走了。怎么办？军里让后续部队派人自己到迪化去领。

就这样，张明儒就有了一个搭乘飞机去迪化领教材的机会。

那天，从哈密往迪化空运的部队是一兵团的机关直属通信分队。他到达机场后，看着一排排印着一颗红星的苏联红军运输机，竟情不自禁地走到一架飞机前，伸手摸了摸。心想，这么大一堆钢铁怎么能够飞上蓝天。

当他正准备再摸摸机翼时，却被空运处的哨兵制止了。

哨兵严肃地问他是哪个单位的？他说是二军政治部的。这下更引起了哨兵的怀疑。因为二军没有空运任务，机场上怎么会出现二军的人呢？

哨兵将他盘问半天后，又将他带到了兵团和通信部队组织空运的指挥所。幸好，在那里他遇到了通信部队一位认识他的领导，又出示了兵团哈密指挥机关的证明，才被放行了。但是，他却被告知只能最后一个登机。

随着张明儒登上飞机，舱门也被推上了。

带队的干部安排他坐在靠近驾驶室的地方。20个人分两排面对面，整齐地坐在两侧的长椅上，行李全摆放在机舱中间。

张明儒说：“飞机起飞时，声音很大，就像是坐在现在的推土机里，耳朵里什么都听不见。心里觉得又好奇又紧张。直到飞机升空，改为平飞后，